



首獎

作品

雪卡毒

得獎者

林楷倫

林楷倫，一九八六年生，五專畢，想像朋友的真實魚販。好想跟人說：「不要好好讀書，也可以跟我一樣賣魚喔。」

得獎感言

一、我Google得獎感言怎麼寫，才發現我說過許多感謝。

#感謝、#感恩，只好認同請分享。

二、我還真不知道怎麼說你。

我希望你是安靜的，你還要來說聲恭喜。

三、把音量調到最大，就會變得安靜。

四、有人看過片段的裡邊，或成想像的朋友，或說不過如此。

#謝謝

雪卡毒

那天，我在炸紅糟海鰻的攤位遇到螺仔，他問我怎不回故鄉住，一直問我什麼時候有回故鄉，他一直問。

「就沒回去。你咧？」

他也說很久沒回去，整日在這城市無工閒晃。「閣落雨，透日袂停。」他說起那個誰在這個城市，我根本記不起那個誰的模樣。又一直說好多人的名字，我串不起來那些人，聽到最後連我自己的名字都覺得陌生。

「閣袂停。啥時陣欲停？」

他繼續說其他的名字，那些從我的村莊搭乘銀巴士來的人們，一點名。

「講完未？你講完未？」螺仔的眼鏡上都是雨滴，回了我：「啊？你一个攏無熟似喔。」

紅糟鰻、一些炸物、阿給湯與兩碗滷肉飯。螺仔不斷地吃，將滷肉飯添上超多辣醬，國小時他就這樣吃了，他都說那個是粉紅飯。除了這事之外，我只記得一件事情，他吃飯不愛付錢。只跟在會請客的人旁邊，做什麼都願意，像是會吃碎屑的鳳螺，也姓羅，大家習慣叫他「螺仔」。

「夭壽，你敢點紅糟鰻喔。」

我夾起粉紅色的鰻肉塊，邊咬邊吐刺，貓走過來。

「你佇遮有交女友無？抑是無交，無交好辦事。我知影幾個同學，佇這個城市做按摩、做全的，啥攏有。」

貓抓取那些碎肉，那些都是牠的獵物，這裡是牠的自然，也就尿在我腳邊。

「閃啦。」我過大的聲音，螺仔嚇到，隨即又露出笑容說：「予你請，我先來走。你慢慢食，慢慢孝孤。」他走時，踢了桌下的貓群，也將貓尿味踢起。

凌晨四點臭得要死，怎可以在這裡吃這些，聞到都快吐了。手機「ZZ」群組裡的老大問大家有沒有看剛傳的AV，然後跟大家說：「臭魚們，明天風浪七，釣魚台旁玩深的，晚上八點。」又要三、四天才回到這個整天下雨沒有星星的城市。一口阿給，舌頭燙起白色的上皮，隨即一口酒，涼涼的真好。看手機也沒什麼人好找，半夜四點能找誰。回去還是得綁鉤一些細事，想到就累。

「你是要吃多久啦。」只要看到有人站在攤位旁邊等位子，賣紅糟鰻的女兒就會趕人。

她的抹布隨便抹抹，把吃剩的魚刺撥向地上，有些還有魚肉，旁邊的貓靠了過來。那些貓就這樣每一桌每一桌巡，她就像是牠們的撒糖人，像是每晚都有新船落成的狂歡祭典，撒那些剩餘飯菜骨肉，讓貓吃得飽飽，每隻都吃飽了就不會再靠過來。抹布抹啊，抹向我的位子，魚刺幾根與一些湯水

落在我雨鞋，我手裡還拿著粉紅辣醬飯，她沒管那麼多。

「湯還要不要吃？」

她手停在那裡就像是跟人要錢的模樣，我遞給她手上的碗，她將湯倒入還有飯的碗中。

「這樣還要不要吃？」

浮了油光，漁船旁的海也會如此，更像是攤位上那顆又大又熱的燈泡照在她的身上，旁邊散出的光色，不過我盯著看陰影下她的胸部。

好大，好淫穢的形狀。藏在黑色背心的蕾絲模樣，或是，卡在肩肉上的黑色內衣肩帶。我都看得在這個女人。買單後，站在攤位旁看她收拾每一桌，看她每一個彎腰，每一個走動的跳動。

「看那麼久，你是要外帶喔？」她說。

「外帶妳，想要妳的LINE啦，LINE啦。」我說。

「幹，我要你的毛啦。數想查查，你豬哥啊你。」

離開炸鰻攤位後，有幾隻貓舔我鞋上的飯粒、油脂、魚刺。

「這裡的貓連豬屎也吃，跟老家那些貪吃的老人一樣，不知何時吃到臭死毒死。」

那些老人中了雪卡毒那天，我才國中。那尾海鰻肚子很大，隔壁的阿伯肚子膨風也是那麼大，我

殺開才知道不是空氣也不是卵，而是胃中有消化剩半尾的笛鯛，我將笛鯛取出。靠我打魚爲生的阿公說：「彼半尾紅槽嘛剖開啊。」我才知道這尾笛鯛俗名叫做紅槽，幾年後開始當職業海跤，才知道這叫銀紋笛鯛。殺開那尾紅槽後，內臟很臭，就像壞掉的下體，塞滿的胃袋就是禮物，一打開是糜狀摻雜螺仔殼碎片。

「唉唉唉，這尾海鰻都吃你螺仔耶，啊螺仔都吃什麼？」我問螺仔。

「魚屎啊、海菜啊、肉屑啊、屍體啊。要不然吃西瓜啦。」我還記得我的笑聲也是糜狀混雜螺仔的髒話。

螺仔說得沒錯，那些老人是吃到臭死毒死，但老人們搶食紅槽鰻的模樣，像是流浪貓吃到大塊的魚肉，圍在那盆炸魚前吃啊，笑啊配酒啊，暈得身麻是酒醉也是神經毒。

漁港的貓群圍在船老大旁邊，乞食那些煙仔虎、竹莢之類的餌魚碎。

也只有老大會帶這些來，當他走過來時，遠遠的，貓就圍聚過來。釣客、船員圍聚在老大身旁，貓也不會避走，吃那些魚碎或舔自己的手腳。船員搬上搬下，釣客有些會先開喝，也有些會爭執釣位。這種遠的釣程，一個釣客都三、四桿，釣位不對會影響釣果，老大都跟他們說：「大部分只是運氣啦。」

「好運歹運也是差了一、兩萬。」這種事情大家也知道。一次出去三、四天，會釣遠的人，要不

就是職業釣客要不就是瘋釣的。一群釣客歡歡喜喜，相互幫忙搬上搬下。等到全部人都搬好，準備好了，老大才會停止逗貓，揮揮手叫助手把船發動。每次行程都差不多，成員不同，但對話跟活動都是那些，講女人、喝酒，船員海跋不就是幫忙綁餌或是先小睡一會，等等開始中魚就忙得要死。最怕中魚時與隔壁釣線相纏，幾次的衝突都是這樣，都是搶食的模樣。

那些老人毒死的那一天，阿公與他們最後是搶食那尾紅糟鰻。

「這些魚如果能用毒的上來就好了。」「靠，不怕毒死你喔，良心咧良心咧。」

「安靜、Quiet。」這句話總在看遠方有無日本的防衛船時說。如果沒有怪異的燈號，大家就會開始做釣，放下餌，許多電捲同時啓動，像是盛夏蟬鳴，很吵，會令人不耐煩，大家就會開始點菸或是看一些AV或是抖音什麼的，放線到釣魚點大約要半個小時，當到點時，大家會安靜，卻還是會有電捲的殘響。這時看到日本防衛廳的船，就得快點收，也不管線會不會纏住，邊收邊跑，有人固執不收不跑，被水砲攻擊或是被帶走。

接下來的活動就是開始收線、卸下魚鉤、上魚餌，一次又一次。偶爾會有高階的訂單，就得由我來釣，從五百米的深海慢慢捲，讓金目鯛別因為壓力導致眼睛起水泡或是內臟受不了死去。如果是一般的，就隨便釣釣就好。

背深紅腹粉白的金目鯛，牠還在甲板上跳時，將其腮剪一刀，由鰓蓋抓住向上一折斷脊椎，牠動也不動，丟入常溫的海水，魚血染滿了海水，顏色就像牠的體膚。一尾一尾地做，血水會愈來愈濃，濃到魚體的血水放不出來，就倒在甲板上。

有一次，印尼海跤就把這些血水倒入海中，老大就罵：「幹，你不知道這會有鯊魚，有鯊魚這些人釣屁。」看印尼海跤聽不懂，「Blood, Shark。」除了釣魚，這些旅程就是不斷重複迴帶的對話電影，從哪一段開始看都類似。但最後一天大家都會喊無聊，講的垃圾話就愈來愈歪，我想起炸紅糟鰻的女人與她的乳房。

卸魚、幫忙搬上不知道往哪個城市的魚車。我開我的銀色貨車，載特殊處理的高階漁獲往深夜的漁市前進。

螺仔都叫這台車是「銀Bus」。「出去打拚銀Bus，轉來風神黑Benz。」小時候都這麼講，出外的總是很好的生活，在老家的那些人也出不去。

手機開機之後，螺仔傳了色情的怪異的圖片，「單身狗，讓你看這種日本好康的，釣回來聊聊啊，再帶你去摸真辣手的。」這則複製貼上留了不知幾則。

最後他只傳：「來電。」我已讀不回。

身上有濃郁的魚腥味混汗酸，是屬於這個地方的，誰也聞不出來，除了一些廚師、遊客搗住口鼻或戴起口罩。賣特殊處理魚貨的攤位就在炸鰻攤對面，卸下漁獲，工作就只剩下把車開回去漁港。

她每晚工作都穿一樣的挖背背心。我一樣吃紅糟鰻、滷肉飯、阿給湯。吃得很慢，她也一樣會來趕。

「你佇遮喔，是按怎四點就愛佇遮倚哨就是囉。訊息是敢有看著啦？」

原來是螺仔。

「無看是無差啦，好康的啦，你這幾工免出了吧，對我轉去一逝。」

「是要幹嘛？」

「無按怎，駛我的黑Ben轉去遠遠毋好嗎？恁老厝閣佇咧，無拆吧？」我沒有回答，我停在她彎腰洗碗的模樣，紅色的內衣。

一盞盞包紅紙的聚光燈照了紅色的內衣更紅，喧鬧嘈雜，氣味紛亂。我聞到我自己的味道，覺得早被攪爛的紅糟鰻在胃中復活。

「你有咧聽無？」

沒，那是尾被折首的金目鯛，在我暗無光的胃裡，用能反映光線的眼睛觀看；在深海中紅色的皮膚而成黑暗。牠游了上來，已成那些貓群吃的魚碎。

「毋管明仔載幾點，你睷甲飽，睷飽敲電話來，我再去載你。你這擺轉去，共恁老厝處理一下，

咱看覓會當賣佬濟。賣厝有錢哈湊查某你攏通要啦。紅糟鰻彼个大奶的，到時你就要甲棄嫌。」

隔天，螺仔開了C320，穿了緊身T恤與西裝外套，掛條金項鍊，邊開邊說這台車原本功能是怎样差，你改裝後馬力扭力怎樣變，什麼電腦、排氣管、大小包都改。

在隧道內，車的排氣管成了轟鳴。出隧道後，沒看到海，只看到泳裝女郎躺在沙灘上的廣告以及遮住海的度假中心。接下來的景象就是一樣的海，車沒有前進，只是景象在後退。

當我看到紅色噴漆噴誠徵臨時工，下面電話卻已塗抹掉時，我知道又近了故鄉，但又到了跟故鄉類似的村；又或是經過一個漁港，卻沒有船，那又是個類似的村。這裡的人只能捕魚或是當城市的臨時工，不夠先進，總該被消滅的。我正這麼想的時候，就看到我故鄉的建築。

一下車，螺仔就說這個地方聞起來就像潮腐的木頭，我覺得更像是蔭臭的蚵仔，「像我的味道？」

「不像你啦，你有洗澡，香香的香香的。海邊的味道都一個樣。我們要去下個點了，你上車睡覺，下車尿尿沒？」螺仔說。

我們在我老家的石板磚瓦尿，每個路過的人都在此尿。

尿完就上車了，在更南方的觀光漁港吃飯，在那等我們的是建設公司的長官，先點好一道「黑鮪

生魚片」、一道「清蒸龍膽石斑」、兩三道肉類，菜色與地方一樣陌生，只記得灌酒，只記得說要怎麼改變故鄉，就是先轉移土地這些無趣的事情加上願景而已。模擬的圖像蓋起像未來太空基地的美式購物型飯店，不只一棟，各個建築都有願景與名稱。我的故鄉要變成幻想的樣子，我與你坐著那台黑Benz，如同坐在銀色Bus帶來幻想。「吃不夠，再點再點。」再去點了一盤藤壺、佛手與石鼈，吸吮佛手、啃咬石鼈，戳食藤壺的肉。又點了些龍蝦，幾隻抱卵，蛋熟了，用筷子撥下，將頭扭轉，我不打算煮湯，用湯匙將裡面的龍蝦內臟挖出來吃，那些挖出來的內臟就是最骯髒的一塊，甜甜好甜，其他的肉就給螺仔跟他吃。但沒有點紅糟鰻，這附近的餐廳都沒有。

「不愧是在地的，你吃像是甲蟲的東西叫什麼？」「石鼈啦。」

「那不會很噁心嗎？有沒有毒？你們還會吃石頭捏？」他說的是藤壺，我沒有回。「不過，你吃抱卵的龍蝦，吃那個好嗎？沿途路上不是說環境保育嗎？」他的牙籤挑出菜渣，亂彈到不知哪桌。

「靠北喔，長官你毋是嘛有食，保育說一套，我們的肚子也要保育。房子也要保育啊，保育啥溜，直直保育是按怎進步？好食就好了，緊食。」螺仔把龍蝦的卵泡在米酒中，混加蘋果西打給長官喝，兩個互看，那是男人的笑。搖了杯子問我要不要，我沒有回。

螺仔帶路，帶他們去我們的故鄉，這幾年他們應該來得比我多次。

當然不會說什麼文史。螺仔又開始細數哪些人他認識哪些人他已經打通關節。「這個啊、這個啊。」用手肘頂我，那是我以前喜歡的女子的家，跟我家一樣破到只剩骨架。「按怎啦。」「伊恰咱

相全，住仵彼个城市。」

「你們這裡的人，誰還會住這？」長官說。

「我是要跟你說她在哪個半套店。」

兩個互看，那是男人的笑。笑聲除外，也聽到從都市運下來的怪手，挖取鏟除的聲音，像是鐵鉤敲起岩壁上的石鼈。胃開始不舒服時，還在聊還剩幾個人沒有簽。我跑進那個誰的家，沒有門，還是找了廁所，馬桶裡面積了雨水，底部已經滿是青苔，地上的小圓磁磚變得更褪色，周遭也被藤蔓纏綁，我跪在馬桶前吐了。嘔吐物是水泥色的灰。

「還要往前走嗎？要不要看看開怪手的同學？」

一同乘坐銀巴士的人，也回來了，沒搭上回程的銀巴士，都開了自己的車來了。怪手的履帶聲、螺仔的黑Benz發動聲與銀巴士到站煞車聲響重合。

巴士上都是老人，洗腎高血壓癌症，「治不好了治不好了。」螺仔在說這個城鎮的未來，也像是那時老人集體食物中毒醫生說的話，「啊到底是吃了什麼？吐成這樣。」沒人回答，我也沒回答。城市的醫院塞滿集體中毒的鎮人，螺仔有個技能，他可以聞到人快死的味道，他也不知道他有這項技能。只不過他偷拔那些老人的戒指手錶，過沒多久那些老人都會死掉。

在往飯店的路程，停下來讓我吐了好幾次。

從故鄉沒開多久就到了號稱是南歐風的飯店。「海邊的建築就應該這樣。」我對我自己說。走去海灘，沒有海漂垃圾的乾淨海灘。

「唉，你是怎樣，住到城市之後，回來還要住這種城市人住的飯店喔。是怎樣，沒有家喔。」坐在救生員椅上的A說。

「沒家住啊，你最好不知道，要不然你家給我住啊，睡你旁邊好了。」

「你出去多久了？」我不知道為什麼都得將這裡當成回來的地方。他也知道我阿公死後幾個月，我國中畢業就離開這裡，雖然沒人送別，不過這麼小的城鎮什麼都不用說，也都說完了。

我裸足走向海浪與沙灘的交界，穿著西裝褲與襯衫躺在那裡。潮來又落，幾次幾次就靠近脖子一點，等到已在胸前，我才感到睡意。

「想睡了。」我說，他笑了出來，他說你是被海鬼拖走喔，雖然我們兩個都知道這個地方沒有這個傳說。

「海鬼？」我問。

「沒那回事啦，隨口講講的。」

他還是叫了醫務室的人，我躺在擔架上到醫務室，稍做休息。A打了通內線，問：「還好嗎？」又說以前和他常去的潛水點已經不能去了。我記得那個潛水點就在這附近。

晚餐依舊是飯局。還召了個女人讓我帶回房間。做了一次只是像是活著的性愛。那個女人很緊，不管是擁抱或是性愛，會令人痛的緊，像是海鰻纏繞魚槍往上攀爬至手，緊咬緊纏，直到血色變成蒼白，直到血液以及精液。

跟她再一次性交，卻不再有那種感覺。我側身打開落地窗，站在陽台旁，在這看得到以前的潛點，海下透露出燈光。此時，服務台打來說先生別在陽台旁抽菸以及記得穿上衣。我不斷回好，問了他那海下的燈光是什麼？他仔細地說是幾年前蓋的海底教堂，從地下室三樓可以過去。

「今晚已經關閉。」

「那裡沒有潛點了。」A是這樣說。

在早餐時，我將開發授權同意書簽妥；只等待環評，環評過了之後，我就打算將那房跟那些地賣掉。螺仔約我再回村子走走，幫他勸幾個老不死的，「我不要，我要回去了。」

「回去哪？你家？哪個家？」螺仔問。

真煩。

等待回都市的巴士，等了兩、三個小時，我錯過了唯一的一班；直到螺仔又經過此處，載我回去。螺仔開始說這次開發案能帶給我們多少利潤，我的部分大概三、四百萬，然後幫我幻想三、四百萬能做什麼，其實三、四百萬買不到什麼，買不了幾坪地，「三、四百萬會當買船。載寡人釣魚，若

無，駛靠倚中國彼岸，走私鮑魚、菸嘛好。」又說叫人賣房可以拿到多少，但勸了多少人他沒有說。「賣掉故鄉嘛好趁好趁。」我說，他笑笑。

「當做好賣喔，勸你遮的人莫講甲我若像是抓耙仔，蓋無良心的三七仔；大家攏知知啦，這就是生活，你生存就愛錢，活袂落來講啥懷念故鄉，講啥歷史，你連妹仔攏無錢虧。讓你一條明路，訕洗我你就蓋高尚，無啦，攏全款啦。」

他開了窗，隧道的熱空氣帶了點油酸。我們都是同一種人，反駁也說不出我自己的道理，想吶喊說我不是這種人，但我也只能讓自己老家不像是家，跟隧道一樣只有暗黃光照灰白水泥，成了只有黃昏的世界。車窗上又看到我自己的臉，穿起不相襯的襯衫。直到出隧道前見到了光，我這種人又回到城市。

想起昨晚的女人好像看過，但已不記得她的臉，我是什麼都不記得了。

他放我在港口的宿舍邊，一台換檔聲音特別大聲的銀色巴士正要出站。正要返回我的家鄉，返回又折返。

「晚餐要吃啥？你該不會要去吃紅糟鰻吧。那家紅糟鰻是多吃？怎每次你都在那攤，煞到人家大奶喔。」下車前問。

城市的味道跟現在的老家一樣臭。

「幹，臭死。跟昨天那個女的一樣臭，你有沒有聞到？我吃她那裡，後來喺攞麻臭麻臭。」螺仔說。

「啥？」「你昨天玩過那個啊，我繼續玩啊。那你同學耶，你沒發現？」

「我按怎發現，按怎認出咱同學，同學一個閣一个，伊的面俗誰無相同，攞是厚妝全攞色彩，認袂出嘛無關係。咱故鄉攞出咱這款人。戇直的人留佇遐，無錢無成就搵粗工；擋袂牢彼个所在，半死無活的空氣，親像中毒麻麻地活，咱就走出去，本底想風風光光歸轉。誰知故鄉猶原，人也猶原，等待無底，也走無處覓。」

沾染了不知道是漁市還是自己的魚腥。老大的「ㄣㄣ」群組中標註我，交代我明天要出航，想確認我是不是活著。明天清晨六點要出航，一樣是三天遠航，目標依舊是金目鯛、黑鯪這類深海魚。上船前，我會去便利商店補一些菸酒零食，這麼早的船班，會再去吃嘴饞會想吃的食物。

「少年仔，數想食啥物？」「有佛手嗎？」快炒店大姊知道有佛手這種東西，但她搖頭。我點了盤漬蜆來吃。生蜆浸入蒜頭、米酒與醬油中死亡，每顆吸滿湯汁，我吃了溺死的牠們。一盤不夠再一盤，柔軟的貝唇小小，舔別人身體的每個突起。這仍然不像是佛手，沒有蝦蟹味。

「有生的蝦或螺嗎？」沒有，打包些醃漬蜆的醬油走。我彎進旁邊的漁市，買幾些胭脂蝦與鳳

螺，丟入漬蜆醬油的袋中浸泡。走到漁船旁，老大早就到了，餵貓、搔貓也就懶得理人。吃醃漬的胭脂蝦，很甜帶些許硫磺味，卻解不了我的饑；我拿了一顆還蠕動的鳳螺，用嘴吸取咀嚼，脆甜的螺肉，而後帶來嘔吐後胃液的苦，轉出類似蝦蟹的甜。又吸了一顆，老大聽到了我吸螺肉的聲音，靠近我拿走了一顆還在動的鳳螺，取餵貓的細碎魚肉餵鳳螺。

「是有沒有看到這個螺吃什麼東西，這吃屍體的，你還能拿來生吃，想死是不是。」

我把那包醃漬的醬油鳳螺與胭脂蝦，放入冰箱就開始工作。船晃晃搖搖到釣魚台旁。天熱得沒什麼人想釣，像我這種海跤就得指導外籍船員開始放線或是備釣餌，無風無浪也沒有魚，卻好想嘔吐。就吐在海，邊吐邊有小魚會在旁邊吃，那是最好的餌。

不斷地吐，吐到老大都來幫我拍背，邊罵說吃什麼鳳螺。吐到大家也不再理我，開始做釣。停止嘔吐時，老大指示魚汛要大咬了，指示我必須做釣特製的魚貨。

一桿下三十分鐘，一桿上三十分鐘，慢慢地將氣壓調整到金目鯛與黑鯷能活且不爆眼的狀態，然後一手折斷牠的頭丟入微冰的海水中，水中的血液變成血霧直到整桶的紅。

用到一半，我好想吃活活的鳳螺。忍受不了，我打開了裝滿啤酒、保力達的冰箱，拿了那袋螺與蝦，拿了一顆螺不吸，咬碎，一樣的甜一樣的苦。那顆螺不可能在那麼冰的環境還活著，邊想邊吃下一顆，卻感受到螺唇的蠕動，像是自己被舔起的那些突起。邊咬碎那些殼吞入，也邊將金目鯛的脊椎折斷，瞬間深紅色變白色，把魚體丟入冰海水中，牠又轉回深紅。

「夭壽，紅皮刀又活起來了喔，皮膚又紅了起來。」我指了冰海水，釣客就知道是因為溫度的關係讓他體色轉變。我嘴巴滿是鳳螺，也滿是血腥味，鳳螺的殼割破了嘴，那些味道好香類同於家鄉常有的醃佛手。然後，我就不再吐了。

仍然感到嘴麻，臭女人、臭螺仔。

到港後，卸魚，載魚往漁市去。走走停停到交貨的魚攤，卸下了貨。

瞟向對面的她，一樣的挖背背心與身體。停在交貨魚攤旁的暗巷看紅糟鰻的她蹲下洗碗、彎腰擦桌，又有時急忙追沒找錢的客人，那跑動的乳房抖動。就算在眼前可以看到，也閉上眼不斷地想，如果有人這時將我的眼瞼打開，一定會變成像是金目鯛一樣空洞的黑。

我看到她將黑色背心往上脫時，雙手往上拉起衣服蓋住臉，露出淡紫色內衣，內衣不是新的還帶漿的模樣，是舊舊微黃的。停在那個瞬間，我手搓弄自己的陽具。閉上眼時，外面的光紅黃亮白，她還是在那，能聽到她對客人大喊或招呼。她依舊在脫衣服，直到連短褲都褪下，露出不成套的內褲，我才停下幻想。張開眼看後照鏡，我的瞳孔看不到底，反射起自己在鏡中的眼神。

金目鯛有反光的眼睛，爲了吸納大量的光線，獵食時可以找尋任何獵物的一瞬反光。在近乎真正的黑暗中，看到一絲可以滿足食欲的光。

那些貪吃的老人，包含我阿公；螺仔、我、銀巴士上的人們似乎都圍繞在這，無光的地方看。

走過去紅糟鰻攤時，沒幾步路卻圍繞了許多狗貓，牠們舔我的包包，包包裡的醃漬湯汁滲透出來，同時浸泡起包包內所有的東西。拿出那個破掉的塑膠袋，將裡面的兩、三顆鳳螺拿出來，將塑膠袋丟在旁邊。狗與貓沒走，舔向我的小腿，將那些湯汁舔完，而我的腿更加地黏膩。點了一樣的東西，她送餐，我問她要不要吃鳳螺。我坐著看她，分不清那種眼神是瞪還是什麼。我整理起我濕透的包包，拿出那疊被醬油沾濕的貨錢。

我站起輕聲在她耳邊想跟她說這些都給妳，妳讓我幹好不好。我沒有說出口。我想跟她說我快有三、四百萬了，妳讓我幹好不好。

我才仔細看了她，也描述不出她長什麼樣子，就是個普通粗俗的女人。

我又坐下，等待紅糟鰻那些上桌，把所有的鳳螺放入嘴中咬，嘴內的傷口被搔癢，那些鳳螺還活的嗎？會不會從我食道爬上來？

「那袋醬油流成這樣，很髒耶，這你的喔？」又一次從下往上看她，想從貨錢抽幾千塊塞入她乳溝之間，我拿出了錢。「好多錢喔，哥哥這你的喔？」她邊擦桌上滲出的醬油，能聞到她的味道，油煙與菸跟她的味道。

「這裡都給妳，妳要不要跟我恩愛一下？」
抹布停了一會。

「好啊，好你去死。」

但我拉住她的抹布，我手抓住抹布，濕又油像是海草，擠壓後出現各種食物的味道；好想舔她；好想舔那條抹布；好想舔我自己的小腿。我知道我勃起了。我也知道她打算趕人了。我放了一張一千，轉身倚靠在她身後，褲襠碰她的屁股。

走到車旁時，我看她一眼，她看了我，她的瞳孔吸取所有光線變成那些鰻魚躲藏的礁洞。我好想拉出那礁洞裡的鰻，不，我想進入成為她的鰻。這才是真正的欲望，我的嘴唇跟手指還是感到麻痺。蹲在車旁嘔吐，想將內臟嘔吐出來的力道，魚攤老闆抓了一條我折首的金目鯛過來問我要不要緊。那金目鯛的眼反射了我嘔吐的模式，那銀色的眼就像是銀巴士的鉛銀，反射了所有，扭扭曲曲的。我的模樣不是現在的模樣，甚至不能說是我的模樣。

渙散，一時聚焦在吃紅糟鰻的人，油膩的嘴拉出白色的刺，內裡的肌肉組織咬了一半，像是那尾被鰻魚吃的紅糟笛鯛。

還是在吐，吐到只剩下水，吐到沒人理我。我看自己的嘔吐物，漿體與食物，但那些鳳螺的身體許多咬痕，不斷抖動，有些摺著破碎的殼往前行走，更仔細看，那攤嘔吐物滿是糜狀細長的白色小蟲，返入吃食那些嘔吐。

「你知道螺仔都吃什麼嗎？」「魚屎啊、海菜啊、肉屑啊、屍體啊。」

躺在嘔吐物時，好多人圍住我。「酒醉了酒醉了。」又散去。也不知是誰叫救護車。醫生診斷只說是雪卡毒，他也不知道吃了什麼會這樣，更準確地說他不清楚我是雪卡毒在食物鏈積累過程的哪一層吃到，螺、魚、或其他什麼。

住院幾天，螺仔都沒來找我。他也知道自己有死亡的嗅覺，也是我沒什麼好偷的。

「有什麼消息嗎？」我傳給螺仔。他用語音回覆說：「另日，轉去看覓。」

「閣轉去佢位？」「轉去？又閣欲揣查某同學，讚喔。」我說。

是哪天要回去。我看了老大的船班表，我跟老大說我要休息一下，吃壞肚子。

老大傳了保重喔的可愛貼圖，順便傳了個釣魚的影片。我邊看邊說「魚該拉起來」，同時電捲開始捲動，唧唧叫。慢慢地慢慢地，跟打魚一樣，太快的話，魚的心臟會爆裂；打魚浮起來太快的話，人會起泡喔。打起那尾海鰻的時候，牠往我手上纏咬，我還是慢慢浮了上來，但哪天我就殺了牠。

哪天要回去，死於雪卡毒的老人們，待在這家城市的急診室裡，一定有想到要帶什麼伴手禮回去，又要給誰。

我也是一樣，我幻想回去那天，要帶多少伴手禮回去，或許要租台黑賓士，或許還是坐銀巴士，只不過還能給誰。想起故鄉的模樣，那麼地美；想起故鄉要變得那樣地美。

「變成彼款的世界真嬌，如果變成未來的彼款，真想欲去遐迢迢。」我跟螺仔說。

「了後嘛干焦會使做遊客，就毋是遐村的人。」螺仔說。

「毋過，彼款的世界真嬌，如果變成彼款模樣。舊款世界拆光，就來光明再無烏暗。啊新款世界是啥樣，雖然我毋知，毋過，一定親像眠夢。若眠夢清醒，生活敢會改變？」不知是藥太強，還是毒未退，我講的話不成言語，那張麻痺且貪吃的嘴，這時合不起來就流起口水，像是沒有聲音的大笑，只好拉起棉被蓋住臉，什麼都停止不了也就閃閃無處，就算清醒，也得眠夢下去。

鄉土輓歌

林俊穎

〈雪卡毒〉寫就的是一首哀悼台灣鄉土／鄉鎮的輓歌。雖是哀悼，作者的憂憤像是文中海釣時放線的電捲聲響，入腦入心，逼問讀者，既然進步、開發是經濟發展的最高指導原則，鄉土／鄉鎮需要付出的有形、無形代價是什麼？在這裡，「鄉民」回到了看似前現代的吾鄉吾土之民，理當擁有最正當的發言權，面對身家性命被一步步地蠶食鯨吞，他能做什麼？在這裡，「鄉土」還有新舊分野的餘地嗎？小說的答案，無疑是相當淒厲且悲觀的。這一個沒有名字與姓氏的鄉民，他孤獨的憂憤，毫無出路，只得放浪自己於聲色毒物，一步步通往沒有光的所在。那裡，是虛無的深淵？還有沒有「佛手」給予翻身的可能？有心的讀者自行解讀吧。